

今年按生肖排列,应属猴年,与鸡、兔、狗、马……轮流值班,与“运程”似乎无甚关碍。但人们总是习惯在一年伊始,找些吉利话说说,报纸上也有些马年说马,龙年说龙的应景文章。但猴的话头,似与身体健康、新年快乐、阖家幸福的祝愿不大相称,其实也就是猴年而已,不说也罢,双手一拱,发财发财,哈哈。倘要把孙悟空抬出来,就复杂了。只说大闹天宫一出,就叫人挠头。三月初三,王母千秋节,举办蟠桃宴,孙悟空虽有点社会影响,但地位毕竟低,既无官职也无官阶,虽说有一个“齐天大圣”的封号,是几个哥们儿抬举的,没有正式行文,算个啥?加上不懂规矩,不会看眼色,不会逢迎,不会作戏,大会秘书处没有给他发请柬。结果惹恼猴头,大闹天宫,搅了局,受了“判处死刑”的“处分”。但花果山的水蜜桃,其味总不输蟠桃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么一拉扯,就失了过年的雅兴,还是不攀的好。

新年有朋友和我讨论,吴承恩先生写的这部《西游记》,究竟是小说还是神话?吴承恩先生很聪明,从玄奘赴西天取经入手,给他配了三个保镖,一匹白马,编出一大套故事,把妖魔与人兽、幻想与现实,甚至儒释道一锅炖,鲁迅说,是一场“游戏”,颇似现在流行的动漫故事。“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与真实的玄奘取经,背负佛经,托钵化缘,行程万里,是不契合的。

中国文学史上,神话的创作是很衰微的,在先秦时期(上古伏羲创易时开始),变爻占卜中有一些神话基因。据说秦始皇烧的大部分就是这类经书,也杀了很多方士。到汉代,一提起变爻占卜,人们还心有余悸。董仲舒躲着占卜,有人告密,说近期天灾与他占卜有关,差点被武帝杀了。鲁迅先生考证了《艺文类聚》、《列子》、《汤问》、《淮南子》、《本经训》、《春秋》、《左传》、《山海经》……说那里面确有神话传说的记载,但从历史的流程看,已日渐式微,以后就销声匿迹了,成为没有神话的文化。

孔子是不主张谈神论鬼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他本身主张教化,认为怪力乱神是一种邪恶,要鸣鼓而攻之。此外,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因素,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局限,使人们重实际,不玄想。一部《西游记》,左看看,右看看,没有跳出小说的窠臼,反而把玄奘取经的艰难历程“游戏化”,冲淡了佛教史上这一壮举的严肃性。所以,中国神话,由于种种人文和地理环境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轨迹迥异,从思想艺术角度来看,未曾出现系统的有感染力的正宗神话,相反,近代史上一些狭邪小说、侠义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倒是很多。

马克思曾盛赞希腊神话是“发育健全的儿童”,认为希腊神话的出现,是有它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性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独特的城邦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精神生产和体力生产之间的落差,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达,人口的集中,这些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使希腊的神话艺术得以保存和光大,产生神奇的魅力。戏剧的盛行,通宵的演出,观众自带干粮,看得如醉如痴,牵肠挂肚,已成佳话。这些分身有术,腾云驾雾,冰火不惧,不同凡响的神话人物,是能克服时空和距离难度的无敌将军,表达人们对征服客观世界的向往。其故事情节发展,与现代小说的人文毫无相似之处,不论是阿喀琉斯还是赫克托耳,人们心目中的变形金刚,演出了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所以希腊神话具有无比的魅力,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看来,比之阿喀琉斯,现代“超人”恐怕只能算个“早熟儿童”。“超人”具有超现代的本领的种种编造,是集现代科学之大成,并不是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有机”的产品,当然也算不上“发育健全的儿童”,颇有基因突变之嫌,或者说是“伪神话”。

孙悟空虽然本事超群,但所讲述的故事,仍然没有跳出神魔、狭邪的窠臼,其基因也非神话的正宗,只能勉强算个“粗野儿童”。这是我猴年的一点认识。



刘克定

一个领导如果看人走神且育人无能,总有一天自己走人。施舍得看场合、对象,比如遇到“蛇的冻僵”,至少得防;不然,好心被咬甚至身伤体亡。帮人之忙,助人之急,得看是否可帮、可助,是否能帮、能助,是否值得帮、值得助。触犯法纪、有违良知、导致恶果的忙,当然不可帮。一时无能为力的忙,当然无能无力帮;无需竭尽全力之忙,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心尽力去帮。如遇骗帮之忙、冻僵之“蛇”、贪无之尽者,则不值帮,不要瞎帮忙、帮瞎忙、倒帮忙、帮倒忙。圆满归队为着重新的出列,重新的出列期待完美的归队。出出归归,归归出出,一直到你人生的尽头和队尾。

说不说由我,听不听依你,行不行看结果。小人难度君子之腹,君子得防小人之心。还是大气为好小心为妙。就绝大多数者而言,单位、群体(团体、集体、联合的个体)是你谋生、谋事和成就事业的地方,而家是你温馨和最终的归宿。

水总要凉,人终要走,过程可以维护和延长,但总绕不过终场。人总有做好、做对也有犯傻、犯错的时候,尽管人们总是追求尽善尽美或尽可能好的结果。一辈子与人在一起,交往、共事、玩耍……人无完人,交无完人,事无完人,玩无完人。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徐弘毅

三言两语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贺绿汀奉命从华北解放区风尘仆仆地赶到阔别多年的故地上海,接管曾经的母校:上海国立音专,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这时的音专,已是一派萧瑟。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总共不足20位。在校学生已几乎跑光。连教学必用的钢琴也仅存22架,而且其中有些还不能弹奏。为了尽快收拾这副烂摊子,早日把这座百废待兴的昔日名校,打造成世界一流现代化音乐学府。贺老是身先士卒、呕心沥血。他一上任,旋即就在海内外不拘一格地广泛招贤纳士,还不断地在上海本地的报刊上,求购旧钢琴及各类学校教学必需的器材。

在贺老的不懈努力和带领下,新上音的教学已循序渐近。各种教学器材基本完备,钢琴数也猛增到150架。贺老还亲自挂帅,组织编写了一批新教材……

但为了上音更好的明天,在贺老不遗余力的呼吁和奔波下,学校二次搬迁。起初,由狭小简陋的江湾旧址,搬入新建造的漕河泾校区(今上师大东部校区)。虽然,新校舍的硬件和师生的工作、学习及生活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新校地

处近郊,那时的交通和通讯还很不发达,晚上没有公交车往返学校。而上音作为艺术院校,师生经常要去市中心的剧场举办或聆听各类音乐会和许多学术交流活动。因此,这就成了新的问题和矛盾。

为此,贺老多次向陈毅市长面陈上音发展的新瓶颈。一向重视教育和文艺的陈毅市长,在亲自调研后决定,在他任期内一定把上音置换到市中心。1957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即将离任赴京任职的陈毅市长,亲自陪同贺老,驱车去寻觅上音合适的旧址。在几经勘察、对比和平衡后,贺老最终选定了汾阳路上原一家外国人的俱乐部,这也是今天上音大院的所在地。

贺老在执掌上音期间,从不搞宗派,也没亲疏之分,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唯才是举,学校呈现一派和谐、蓬勃向上的景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位上海盲人青年王叔培,报考上音钢琴系。这在常人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式

的荒唐和不可思议。但贺老得知这一情况后,竟破例亲自主考。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后,由贺老拍板,王叔培竟奇迹般地被录取。在其五年的寒窗生涯中,贺老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请专人王叔培编写钢琴盲谱,另派钢琴专家为他开小灶,还托人照顾他的生活,并经常给他精神上的鼓励。面对贺老如此的厚爱,王叔培加倍地刻苦用功,以优于常人的成绩毕业。最终贺老点将,又将其留校任教。由此可见,贺老对人才的渴望。像王叔培这样的事例,在国内外都绝无仅有。上影厂曾以王叔培为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影片《石榴花》,影响甚广。

“洋为中用”,是贺老一生音乐创作和办校的理念。他一贯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挖掘、传承和发展,并一直告诫上音师生: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他亲自上讲台,教学生唱民歌,并明确规定:所有上音学生必修民族民间音乐课。当年,在贺老的举荐和盛邀下,许多来自民间的戏曲、曲艺大家,竟破天荒地登堂入室,来上音授课。此举也弥补了许多学生艺术、知识的盲点,更拓宽了他们创作的视野。

一个领导如果看人走神且育人无能,总有一天自己走人。施舍得看场合、对象,比如遇到“蛇的冻僵”,至少得防;不然,好心被咬甚至身伤体亡。帮人之忙,助人之急,得看是否可帮、可助,是否能帮、能助,是否值得帮、值得助。触犯法纪、有违良知、导致恶果的忙,当然不可帮。一时无能为力的忙,当然无能无力帮;无需竭尽全力之忙,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心尽力去帮。如遇骗帮之忙、冻僵之“蛇”、贪无之尽者,则不值帮,不要瞎帮忙、帮瞎忙、倒帮忙、帮倒忙。圆满归队为着重新的出列,重新的出列期待完美的归队。出出归归,归归出出,一直到你人生的尽头和队尾。

说不说由我,听不听依你,行不行看结果。小人难度君子之腹,君子得防小人之心。还是大气为好小心为妙。就绝大多数者而言,单位、群体(团体、集体、联合的个体)是你谋生、谋事和成就事业的地方,而家是你温馨和最终的归宿。

水总要凉,人终要走,过程可以维护和延长,但总绕不过终场。人总有做好、做对也有犯傻、犯错的时候,尽管人们总是追求尽善尽美或尽可能好的结果。一辈子与人在一起,交往、共事、玩耍……人无完人,交无完人,事无完人,玩无完人。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贺绿汀办校轶事

李定国

贺绿汀办校轶事

李定国

处近郊,那时的交通和通讯还很不发达,晚上没有公交车往返学校。而上音作为艺术院校,师生经常要去市中心的剧场举办或聆听各类音乐会和许多学术交流活动。因此,这就成了新的问题和矛盾。

为此,贺老多次向陈毅市长面陈上音发展的新瓶颈。一向重视教育和文艺的陈毅市长,在亲自调研后决定,在他任期内一定把上音置换到市中心。1957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即将离任赴京任职的陈毅市长,亲自陪同贺老,驱车去寻觅上音合适的旧址。在几经勘察、对比和平衡后,贺老最终选定了汾阳路上原一家外国人的俱乐部,这也是今天上音大院的所在地。

贺老在执掌上音期间,从不搞宗派,也没亲疏之分,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唯才是举,学校呈现一派和谐、蓬勃向上的景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位上海盲人青年王叔培,报考上音钢琴系。这在常人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式

的荒唐和不可思议。但贺老得知这一情况后,竟破例亲自主考。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后,由贺老拍板,王叔培竟奇迹般地被录取。在其五年的寒窗生涯中,贺老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请专人王叔培编写钢琴盲谱,另派钢琴专家为他开小灶,还托人照顾他的生活,并经常给他精神上的鼓励。面对贺老如此的厚爱,王叔培加倍地刻苦用功,以优于常人的成绩毕业。最终贺老点将,又将其留校任教。由此可见,贺老对人才的渴望。像王叔培这样的事例,在国内外都绝无仅有。上影厂曾以王叔培为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影片《石榴花》,影响甚广。

“洋为中用”,是贺老一生音乐创作和办校的理念。他一贯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挖掘、传承和发展,并一直告诫上音师生: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他亲自上讲台,教学生唱民歌,并明确规定:所有上音学生必修民族民间音乐课。当年,在贺老的举荐和盛邀下,许多来自民间的戏曲、曲艺大家,竟破天荒地登堂入室,来上音授课。此举也弥补了许多学生艺术、知识的盲点,更拓宽了他们创作的视野。

一个领导如果看人走神且育人无能,总有一天自己走人。施舍得看场合、对象,比如遇到“蛇的冻僵”,至少得防;不然,好心被咬甚至身伤体亡。帮人之忙,助人之急,得看是否可帮、可助,是否能帮、能助,是否值得帮、值得助。触犯法纪、有违良知、导致恶果的忙,当然不可帮。一时无能为力的忙,当然无能无力帮;无需竭尽全力之忙,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心尽力去帮。如遇骗帮之忙、冻僵之“蛇”、贪无之尽者,则不值帮,不要瞎帮忙、帮瞎忙、倒帮忙、帮倒忙。圆满归队为着重新的出列,重新的出列期待完美的归队。出出归归,归归出出,一直到你人生的尽头和队尾。

说不说由我,听不听依你,行不行看结果。小人难度君子之腹,君子得防小人之心。还是大气为好小心为妙。就绝大多数者而言,单位、群体(团体、集体、联合的个体)是你谋生、谋事和成就事业的地方,而家是你温馨和最终的归宿。

水总要凉,人终要走,过程可以维护和延长,但总绕不过终场。人总有做好、做对也有犯傻、犯错的时候,尽管人们总是追求尽善尽美或尽可能好的结果。一辈子与人在一起,交往、共事、玩耍……人无完人,交无完人,事无完人,玩无完人。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一个领导如果看人走神且育人无能,总有一天自己走人。施舍得看场合、对象,比如遇到“蛇的冻僵”,至少得防;不然,好心被咬甚至身伤体亡。帮人之忙,助人之急,得看是否可帮、可助,是否能帮、能助,是否值得帮、值得助。触犯法纪、有违良知、导致恶果的忙,当然不可帮。一时无能为力的忙,当然无能无力帮;无需竭尽全力之忙,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心尽力去帮。如遇骗帮之忙、冻僵之“蛇”、贪无之尽者,则不值帮,不要瞎帮忙、帮瞎忙、倒帮忙、帮倒忙。圆满归队为着重新的出列,重新的出列期待完美的归队。出出归归,归归出出,一直到你人生的尽头和队尾。

说不说由我,听不听依你,行不行看结果。小人难度君子之腹,君子得防小人之心。还是大气为好小心为妙。就绝大多数者而言,单位、群体(团体、集体、联合的个体)是你谋生、谋事和成就事业的地方,而家是你温馨和最终的归宿。

水总要凉,人终要走,过程可以维护和延长,但总绕不过终场。人总有做好、做对也有犯傻、犯错的时候,尽管人们总是追求尽善尽美或尽可能好的结果。一辈子与人在一起,交往、共事、玩耍……人无完人,交无完人,事无完人,玩无完人。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善解和宽待他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心灵放牧在东湖月色

吴伟余

中秋节前夕,我在武汉参加全国社科联协作会议。会议所在地是毛泽东主席生前曾44次下榻过的武汉东湖宾馆。宾馆坐落于中国水域面积最为广阔的城中湖之一的武汉东湖之滨。东湖水域面积达33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六倍,历史人文积淀厚重,湖光山色,风景指数之佳,当可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趁着夜幕还未完全拉下的一刻,循着由一块块山石错落有致铺就的湖堤,我们慢慢举步。中秋时节,从气象意义上说,依然还算是夏天。武汉相比于上海本来气温就要热一些。走不多久,我的肌肤有些汗滋滋了。幸好辽阔的东湖水面不断地吹来阵阵半温半凉的风。三三两两结伴戏水的野鸭,扑腾起色彩斑斓的羽翼,以优雅的展翅身姿,飒飒地飞进堤岸近处正扭动着硕长的枝干,摆着柔情的“POSE(造型)”的白花芦荡。湖畔树丛中,间或时有时无地飘来淡淡的桂花芳馨。显然这一刻已有了秋的味儿。不消说,这也是炎炎夏日之后,差不多将开启让人惬意的时辰了。因此,大家漫步林下,淡散的兴致很高。

东湖因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东部,故而得名。该湖位于长江南岸,是由长江淤塞而形成,100多年前曾和武昌其他湖泊相通并与长江相连,水患频繁。1899年至1902年,晚清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在长江与东湖之间修建了武金堤和武青堤,并在堤防上修建了武泰闸和武丰闸。在人工干预下,从此东湖及其周边的湖泊与长江分离。

夜幕不一会儿就拉了下来。先前还有点银灰色的天际完全黑沉沉了。有道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夜幕上的星斗一闪一闪地登场了,湖岸上的灯光亮起来了。隔岸相望的珞珈山、磨山,被灯火依稀勾勒出凹凸飘逸的影像,朦朦胧胧中赋予山体一种温婉浪漫的气息。

在湖边一处水榭,同道们有点惊喜地发现,这里似乎有意为淡散者准备着一溜躺椅,大家索性不约而同地各自赶紧找了一把,乘兴面湖而坐。月亮此刻已高高地挂在半空。晚风携着淡淡的桂花馨香又悄悄地,时有时无地轻拂过我们的面庞。晃晃悠悠的水面拨弄着横卧在湖上的片片月光,一起一伏。星月无声,心潮起伏。只有湖水拍打堤岸的声响,清晰可辨。

坐躺水榭,沐浴银月清辉。开初,同道们还议论热烈,但就那么不多一会儿,大家便悄无声息了。这般静寂、黑亮分明的夜色,没有了一丝丝嘈杂。微波荡漾,心境纯净。你的思想尽可以完全寄托给每一片月光,每一片水波,甚至在你耳际来去无影的风。同道们人迷在夜色里了。在久无话语的一段时光中,只见水榭的阑干仿佛被刷上了一道道水亮亮的银漆,照在水榭地面上的月光则如同为地板覆盖了一层银箔。举首望月,月色几近新鲜的牛乳,真想伸出手去捧着吮吸。这是一幅多么宁静美丽的夜景!

风景之美想来应该有很多的要件构成,其中清静理应是重要的因素。

“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朱德诗)。东湖之畔小憩,远胜过一般意义的考察旅游。因为我们的的心灵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放牧,在大自然中忘我地感受真美妙。我禁不住起身,久久地环视这块春秋时代楚国属地的湖面,一股由衷的敬意,伴着怀想中的编钟乐舞一同从心底里升腾,并默默地向着夜空的星月,向着波光粼粼的水面问好……

